



115. 不安的靈魂——《楊澤盜火者魯迅》

外文系 李宜謙



我與魯迅的第一次相遇是透過一本兒童繪本。當時會拿起那本書是因為那有些奇特的書名——《狂人日記》。詭怪奇異的氛圍、緊張刺激的節奏、再加上灰藍色調的插圖，這本奇特的書在幼年的我的腦海中留下化之不去的感受——不安。正是因為這排解不開的情緒，促使我在國小三年級時便將《魯迅小說集》讀完了。同一本書在人生不同階段讀起，有各自的滋味及感想。而比起十年前的我，現在讀來或許多了些背景知識、鑑賞分析能力。然而，不變的是那種如暴風雨前寧靜般的不安。

「冷、冷、冷。」這句可說是對魯迅文章的最佳註解。平實而冷酷、坦誠而犀利，沒有直接的指責，人物及故事卻是最有力量的控訴。為了啟迪民智、革除封建遺病的魯迅，用貼近中國社會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使人反思社會現況。沒有包庇、沒有掩飾，只有殘酷的真實。而這種在平凡中蘊含批判的手法中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〈一件小事〉。正如篇目所說，此篇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小小說所敘述的不過是一樁午後的交通意外，但讀完的後勁十分強烈。有人說對小事、細節的態度最看得出一個人的品性。一個是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，一個是屬勞動階層的車伕。兩者相遇在同個時空、同個事件，作出不同的反應而形成對比。這份對比不僅是對知識分子的虛偽、勢利的諷刺，更是對社會階層化弊病的反省。「在我早如幼小時所背上的『子曰詩云』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獨有這一件小事，卻總是浮在我眼前，教我慚愧，催我自新，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。」（摘自〈一件小事〉）在今日道德逐漸淪喪只求學歷的台灣教育體制，這篇可以帶給我們很大的反省和檢討：只要會念書、有專業便是教育的終極目標嗎？什麼樣的特質才可謂是個負責任、有素養的人？不該再為學歷、職業、出身等標籤所侷限，在標籤之下的自己才是最真切的存在。

許多人將魯迅與希臘神話中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意象作比較。身處內有外患、西力東漸的魯迅致力於以文字的力量來拯救全中國的人民。看看之後的歷史，看看今日的中國，我們永遠無法斷言究竟魯迅的理念是否實現，抑或現在的中國在他眼中是否仍需要被拯救。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懸盪在空中，魯迅憑著一股對中國的大愛，也許帶著點天真的浪漫，肩負起人民靈魂救贖的責任，如同被錮禁於山頂的普羅米修斯。他們寡不敵眾、孤獨無援。而唯一的欣慰可能僅僅是一個被拯救的靈魂。

他不妥協、他不低頭、他仰天吶喊。他是魯迅，為中國、為人類捐出自己的血肉和靈魂、只為多拯救一個靈魂。